牧齋初學集

序六

一樹齋集序

憨山禪師行戊嶺海大弘大鑒之道順德馮君昌曆字文孺與其徒數十人奉手摳衣北面稱弟子師以謂如牛毛之有麟角不離儒服而獨繼禪燈者文孺一人而已矣文孺殁師哭之慟有祝余之感焉今年春文孺之徒陳生迪祥偕計吏來北京携師手書謁余則師之順世又三年矣迪祥遂以文孺遺集示余請爲其叙余觀

有宋諸儒辭闢佛氏之說心竊疑之至于張無盡李純甫之徒張皇禪學掊擊儒宗亦未敢以爲允也柳子厚之稱大鑒曰其教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不假耘耡合所謂生而靜者吾讀之而怏然以爲儒與禪之學皆以見性性善之宗本于孟氏而大暢于大鑒推離還源如旅人之歸其鄉井也自東自西一而已矣禪師大弘大鑒之道苞并禪律其書滿家推離還源要不出于子厚所云其與文孺咨諏往復所以窮究性善生靜之指要蓋居可知也今文孺不死闢孟

氏之牖户登大鑒之堂奥儒與禪之學其殆將出異而蹈乎同而斯道其大明矣乎惜乎年之不永而其言之止于如是也然而可以見其志矣余往與禪師有歸隱之約荏苒數年哲人其萎一瓶一鉢邈焉隔世讀文獢之集感師之緒言不勝其泫然也遂爲序之如此

張益之先生存笥集序

吴江張益之先生諱尚友吾先君之執友也先生少與先君俱以春秋名家教授弟子著録者甚盛而身不得一遇故其爲文也老而不替窮

而彌篤先生歿先君哭之過時而悲晚而作自傳記其執友數人則先生爲首謙益㓜不及省謁先生而獲交于先生之子異度異度與其兄某取先生之遺文藏諸篋衍者編次刻之而請余以文冠其首曰以先友之故子其無辭嗚呼我先君之于先生通經好古惇孝悌重然諾以節誼相鏃礪異乎世之以出口入耳相徵逐者也萬曆初年長星示異藐然兩書生研席之暇指畫天下事嚼齒奮臂欲出其間今觀先生之文若送趙汝師諸篇于綱常名節三致意焉蓋

不獨先生之志氣抑塞磊落耿耿如在而吾先君之亟齒牙樹頰胲與先生相下上者亦可以想見于簡牘之外嗚呼此謙益之所以徘徊感泣撫卷而不能置者也昔柳子厚作石表先友記凡六十有七人考之于傳卓然知名者葢二十人則二十人之外皆藉子厚之記以傳者也蘇子瞻之于先友如任遵聖師中史彥輔之流見諸詩章不一而足兩任之才行足以傳而有子如德翁仲微又能使之傳若彥輔者微子瞻世亦不復知眉有若人矣先生雖老于諸生不

能如兩任以才行顯著顧其所爲文辭疏通爾雅有唐宋大家之風視眉之老史以思子臺一賦有聞于時者不啻過之而又有異度兄弟表襮其遺書以貽後世然則彥輔之文與兩任之子先生蓋兼而有之矣又何患其不傳也哉謙益少而失學老而無聞不能效柳蘇二公以文章不朽其先友狥異度之請執筆而爲其叙斯子厚所謂强顏已矣

王德操詩集序

詩道之衰靡莫甚於宋南渡以後而其所謂江

湖詩者尤爲塵俗可厭蓋自慶元嘉定之間劉改之戴石屏之徒以詩人啓干謁之風而其後錢塘湖山什伯爲羣挾中朝尺書奔走閫臺郡縣謂之闊匾要求楮幣動以萬計當時之所謂處士者其風流習尚如此彼其塵容俗狀填塞於腸胃而發作于語言文字之間欲其爲清新高雅之詩如鶴鳴而鸞嘯也其可幾乎今之山人以詩行於世者牛腰卷軸可汗牛馬其不爲南宋之處士者蓋亦罕矣吳門王德操居綵雲橋南百步闤闠錯列市囂聒耳入其門蓬蒿會

翳凝塵滿席人以爲隱者之居也三世不茹葷
血形削而神腴望之者咸以爲臞僊道人客至
則焚香掃地樵蘇不爨或苦吟分夜或枯坐移
日而已德操好爲詩後先數百篇一旦屬其友
程孟陽朱雲子汰去其什之九而屬余爲其序
嗟乎今之所謂江湖詩者以邸報爲腹笥以除
目爲詩題以宋人之闒匱爲紹介求其詩之不
塵俗何可得也德操之爲人反是塵容俗狀不
能犯干其腸胃其爲詩清新高雅如鶴鳴而鸞
嘯也不亦宜乎余不能知德操之詩而深知其

爲人以爲如德操者居今之世能不爲南宋之處士者也爲叙其詩如此

徐仲昭詩序

江陰徐仲昭以博雅攻詩稱于當世余耳之十餘年而始識其人驟而接之言不出口身不勝衣摳衣登堂居然老明經也徐徐而叩其所有温如裕如愈出而愈不窮已而誦其詩雄健踔厲如虬龍虎豹攫挐蟠踞于行墨之閒欲與之角而忽已決去甚矣仲昭之多奇也江陰之詩人以王逢原吉爲宗原吉勝國遺民 高皇帝召

見以老放歸而官其子其受國恩已深矣然原吉嘗為僞吳畫策令歸元以拒淮其詩於楚公之亡吳門之破再三咨嗟太息不勝唇亡板蕩之憂戊申己酉之交嘆阮籍之狂嗟陳琳之老其詞近誕而其哀尤可悲也人言犁眉公之在元與石抹諸人感慨賦詩撫膺奮臂追佐命而後止原吉亦犁眉之儔伍也惜其老而不見庸耳吾讀仲昭詩至于誰斟大斗澆天醉空望南箕泣地毛東南天缺誰撑掌前後潮推未到頭人想前生難懺業天留後死亦憐才心間塞馬

同弓影睡熟晨雞似木形廻環吟咀累歔欷嘆美其才壯其志而哀其不遇以爲有原吉之遺風焉原吉老于布衣好奇偉倜儻之畫策故其詩哀以思激而不反仲昭起于逢掖有憂時閔已之志節故其詩麗以則感而多風君子誦之而論其世也其歸則一而已矣江陰故南唐建軍之地連海向江桅船萬里其人材多經奇桌詭得江山淮楚之風原吉其尤也仲昭之從弟曰霞客獨身徒步周游四海暮年窮流沙登雞足山而歸余嘗嘆霞客死天下無奇士矣乃今

又得仲昭仲昭霞客之奇孰最耶抑各有其奇未可軒輕耶余庸人也不足以知之天下當有能定之者

蔣仲雄詩草序

長洲蔣鉞字仲雄布衣韋帶讀書修行之士也其於學無所不闚其于詩不屑爲今體徵逐應酬而喜爲樂府古詩託寄其感懷諷諭之旨仲雄固不求人知而世之知仲雄者或寡矣昔韓退之在貞元元和閒天下以爲瑞人神士朗出天外不可梯接而顧遜心于盧仝劉叉退之爲

河南令王川受屈惡少買羊沽酒以謝不敏又持退之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此二子者踔厲激昻未嘗頫首從退之游也余讀仝月蝕又冰柱雪車詩俛仰太息然後知二子之所存嗚呼破屋半閒一奴長鬚一婢赤脚月蝕何與人事而涕泗交下頷揭砂土中稱地下蟣虱臣告愬帝天誰爲之而誰聽之耶冰柱之願天子回造化生光華也雪車之傷廟堂食祿不自慙爲斯民嘆息也此殺人無賴爭語言不下者之爲耶今天下全盛非唐之

末季自逆奄竊枋奴寇交訌所謂歲星主福德官爵奉董秦者未可以勾股計載白骨運紅粟偏箱麃角委于戎夫者徧四海皆是也仲雄一老儒生抱兔園冊蓋亦仝所云殷十七之流抱膝而吟倚柱而嘆沈瀾結悁作爲歌詩其亦有二子之志乎諺有之閶門十萬言吳人能詩者之多也以其志取之則仲雄一人而已矣余故狗其請而爲之叙不獨以别仲雄之詩于吳亦以嘆世無退之雖有盧仝劉叉亦將抑没而無聞于後爲可愧也

張異度文集序

甄胄之里有友五人焉曰文文起姚孟長周景文張異度朱德升皆以文行著稱卓然自拔于流俗者也景文以忠死不必以文著德升固窮死劌其文不著也文起孟長回翔館閣爲文學侍從之臣以文著者固其職掌也而其人皆已往矣窮老未第文與行歸然若魯靈光則惟異度一人異度之知交刻其集若干卷行于世異度請余爲序余讀文中子書以爲文士之行可見鮑炤江淹古之狂吳筠孔珪古之狷而顏延

之王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嘗持是說以論文上下古今莫之能違也異度之爲人孝於親忠於君友于友其志潔其行芳斯文士之可見者也述祖德追先志崔瑗之銘座夏侯孝若之庭誥言家風者歸焉故其文深以典有高才而無貴仕憂天閔人未嘗一飯釋然也侯喜之吊汴州孫樵之記褒城可以見志矣故其文哀以思黨禍煩興友朋凋喪不爲謝翺之慟哭而爲成器之祭忠瞻烏殄瘁之痛塡胸薄喉格格不能吐者多矣故其文婉而約憂而懼斯其君子之

心乎文乎文乎文中子必有取焉爾矣昔吴均作破鏡賦顔之推以爲凶逆之獸爲文宜避此名而杜牧之稱元白之詩纖豔不逞淫言媟語冬寒夏熱入人肌骨不可除去葢文章之關于風教若此今吾異度之文非仁人孝子之法言則勞人志士之苦語使讀之者修然而思矍然而作其關于風教也微且遠矣豈猶夫儷花鬬葉以詞賦爲能事者哉世衰道喪禮義滅熄公卿大夫以名教爲短垣而自踰之冥行倒植而莫之止也余故于異度之文表而出之曰此吾

吴士之文文中子所謂行之可見者也表異度之文以具訓于蒙士且以媿世之公卿大夫嗚呼斯亦余之罪言也夫

嚴印持廢翁詩稿序

有唐之季餘杭羅昭諫不得志于塲屋老于幕府至今吴越閒有羅隱秀才之目及我明而餘杭嚴調御字印持亦以高才爲諸生祭酒窮困以死吴越閒人惜之亦曰今之羅隱也印持有才子曰渡排纘其詩若干首而屬余爲序余觀昭諫值唐季版蕩之秋往來吴汴慨然有金甌

玉井鵲飛龍起之感俛仰覇王傲睨藩鎮雀喧鳩聚等于市廛煑海平陳付之一夢何其壯也然而十上不第坎壈終身嘆辯士之空籠惜雲英之不嫁誦其詩至于嫦娥老大應惆悵泣倚蒼蒼桂一輪未嘗不爲之黯然神傷印持之不遇與昭諫同而其窮有加焉作爲歌詩往往原本性情鋪陳理道諷諭以警世而託寄以自廣若釋然于功名身世之際其所以異于昭諫者何也印持意識通廣中年參雲棲老人悟卽心卽佛之旨所接席者赤髭白足之侶所堆案者

旁行四句之書故將視宇宙如微塵等刧運于風雨而況于功名身世夢幻泡影之閒乎士不可以不聞道以印持之詩擬于昭諫其志之所存有未可同日而語者斯又未可以詞章聲病爲之等第也印持詩晚多憂時嘆世之言余之被逮也印持爲詩傷之戒心黨禍有林宗野哭之志焉印持不自悲而爲余悲又不爲余悲而爲斯世悲也葢印持聞道之後其帶性負氣不可過捺如此嗚呼此其所以爲印持也歟

琴述叙

無鞍皆杜門學道如退院老僧孟陽貧老栖栖旅人匏繫不得歸而余以餘生長物誤落塵網如杜少陵所謂豈知牙齒落名忝薦賢中則尤可嘆也然而讀作朋之集則淵明南村晨夕之間抗言在昔賞奇文而析疑義者三嚴兄弟間蓋誠有之淵明之友不能不取諸鄰曲若顏延年殷景仁龐通之流而三嚴以兄弟作朋不待栗里之卜無俟隻雞之招余與長蘅之所嘆慕而不可得者于三嚴之詩見之斯不尤可羨矣乎嗟乎長蘅巳矣余方于舍後鑿池種竹誅茅

作室以待孟陽之歸紙窗竹屋燈火青熒詠三嚴之詩句追長蘅之話言不知其留連感嘆當何如也書之以詒忍公俾爲之叙

來氏伯仲家藏詩稿序

余爲諸生時則聞蕭山有來夢得先生與其弟封公以經明行修發聞于東南而皆浮湛庠序間以老夢得爲諸生祭酒需歲次貢于禮部甫授一氈竟坎壈以死而封公及見其子澤蘭成進士就養侯官邸中安車道衣攬八閩山川之勝蓋其伯仲才名相埒騕褭鍛羽困躓於名場

亦相似而迨其晩曉不能無豐嗇若此澤蘭服闋補令嘉定民和訟平裒其世父與封公之遺稿梓而藏于塾請余叙其首余受而讀之大都原本倫物極命理道於父子兄弟朋友之閒三致意焉食貧不遇覊游索處擧子羇疑之懷旅人侘傺之况勞人志士慨慷憤盈之思一一見于吟詠悲而思怨而不怒無綺靡之習無噍殺怨懟之音斯可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葢夢得兄弟閒自爲師友鍛羽揺礪以求古人通經好古修詞立誠之學内行淳備兄友弟共有沛國

江陵連棣聚食之遺風至性鬱勃懷而不諭故
皆於其篇什發之澤蘭積習名教源遠流長孝
乎惟孝施於有政豈偶然哉吾夫子論詩以興
觀羣怨事父事君爲法則吴均集有破鏡賦顔
之推取朝歌勝母之義疾其惡名垂之家訓如
伯仲之詩上不悖尼父之訓而下可免于黄門
之戒太史氏之採風者將有取焉豈特著教于
家塾而已昔梁元帝著書紀述忠孝者用金
管書之德行清粹者用銀筆書之文章贍麗者
以斑竹書之世有湘東王録來氏之詩我知其

必以金銀筆從事焉而余非其人也姑爲序之以副澤蘭之意

秦様路史序

古云登高能賦可爲大夫春秋諸大夫宴享皆賦故趙孟曰武亦以觀七子之志詩之爲用大矣周官行人之職辨五物爲五書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皇華之詩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其二章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諏君之命使臣也歌皇皇者華以遣之其來也歌四牡以勞之觀君之以詩遣勞其臣則使臣之咨諏以反

命者可知已矣然則詩之爲用於使臣之職不尤重與平湖屠幼繩釋褐爲行人奉　命冊封韓府自京師抵平凉往還萬里登臨跋履吊古撫今歡娛慮嘆必發之于詩讀其詩而幼繩之志其可知也文以足志詞以足言託物連類主文譎諫其不獨儷花鬬葉以詞賦爲君子而已也幼繩留心天下事輶軒所至訪邊塞之要害問民生之疾苦於時鄭國恤三致意焉周官之五書皇華之咨諏蓋庶幾近之皇華之序曰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幼繩之于使職可

謂有先矣四牡曰有功而見知則說矣小雅之世君臣相說鹿鳴式燕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予竊有厚望焉

林太史玉署初編序

武林卓去病好論天下士每得一士不遠千里相報數詒書稱東甌林可任之賢超然流俗之外者也余心識之後十餘年而可任以蒲圻令考最　天子召見稱旨超拜爲史官於是可任之名一日而傾動館閣而余之前知可任者則以去病也可任之門人漢陽劉侯令於吾邑刻

可任之文以行而屬余叙之國家開建史館儲偫賢俊爲異時綸閣之用其體貎甚尊其期待甚厚而久之乃沿襲爲故事正宗正聲熟習如兎園舊冊瀛洲課試伊吾背誦顧視進賢冠兩翅浮動炤壁有啞然失笑者豈儲養教習之本意哉於是　天子慨然太息訪求　祖宗典故妙選郡邑之良入居中祕而可任裒然爲之眉目於是可任之文始大顯而世之讀可任之文者以爲原本經史漁獵賈陸卓然經世之作可以副　聖主旁求爰立之意非猶夫駢枝儷葉

以詞賦爲君子者也詞垣諸君子揚扢可任之
文可謂至矣而北海劉太史則以爲可任尤通
釋典以出世爲經世異于世之爲文人者余嘗
聞趙大洲教習時嘗語諸吉士曰昨見高中玄
問諸君近習何書余對以勸讀楞嚴經中玄搖
首曰亦大奇然余思之諸君長者四十餘少者
亦二十餘矣不以此時奇更何時耶嗟乎劉太
史之所謂異即中玄之所謂奇也玉堂之署鈴
索晝寂藜火夜然可任居之亦何以異於禪燈
道院耶試舉大洲之云以似諸君子經世出世

雨者何居更當共下一轉語也

賀中泠淨香稿序

余爲舉子與公安袁小修丹陽賀中泠卒業城西之極樂寺課讀少閒余與小修尊酒相對談諧間作而中泠覃思自如一燈熒熒雪車冰柱擊戛筆硯閒迄今三十餘年猶耿耿在吾目中也余與中泠既第皆繫名黨籍屛居削跡過從稀簡余踪跡疎放游于酒人詞客之閒把翫歲月荏苒無成中泠却埽讀書焚膏宿火約略如舉子時于是中泠之志氣日强學殖日富鈎章

劇句大放厥辭而余遂瞠手其後矣更十餘年余益困於鈎黨放逐逮繫與死爲徒而中泠以資望深重入戟卿寺出領節鉞休沐歸里角巾布袍訪余山中酒闌燈灺屈指三十年事杳然如昔夢蒯子訓與老翁摩娑銅人相謂曰適見鑄此而已近五百歲矣余與中泠所講豈有異也中泠頃以其詩文集示余俾爲其序中泠之詩文其境會多余所閲歷而已蕩爲陳跡矣其人多余所游好而已化爲鬼錄矣余撫之益不能無子訓長安霸城之感而至于語言之妙能

使滄桑陵谷攢簇于眼前陳人與物活現于紙上則余所爲徘徊俯仰坐臥而不能置者也余老矣于中泠禮先一飯顧不能不以此事遜中泠漫題數語嘆息而歸之自今以往中泠將出而大用于世不復理筆札之役余閒居無事尚欲以桑榆之末光與中泠爭長于黄池以斯言當致師焉其可矣

增城集序

戸部郎伊闕李君榷關滸墅編次所著增城集若干卷鏤版行世余讀而嘆曰書有之詩言志

歌永言春秋諸大夫會而賦詩曰武亦以觀諸子之志斯集也可以觀李君之志矣夫世之稱詩者較量興比擬議聲病丹青而已爾粉墨而已爾其屬情藉事不可考據也其或不然剽竊掌故傅會時事不歡而笑不疾而呻元裕之所謂不誠無物者也志于何有今以李君之詩觀之古樂府取諸長慶之諷諭雜詩取諸梓潼之感興七言古詩取諸少陵之變風五七言今體仗境託物緣情綺靡要以言其志之所之而已少陵當天寶乾元之閒嗟輔相之失職悼法令

之滋章故其詩曰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君之詩於虐訌益橫民窮政僻無不極其慨嘆而歸其責于政本有將荷作柱以撥亢悼之刺焉蓋君之通達國體切直敢言如此令採風之使進而被之管弦言之無罪聞之足戒豈不足以列四詩之目而稱五諫之首也哉君以名家子鵲起甲科居官理平中更坎陷無左官遷客之思在闕門計口食俸廉閣蕭然以其閒與通人高士丹鉛文史觴咏移日君之志固不盡于詩而詩亦不足以盡君

也以此觀君之志則可矣

瑞芝山房初集序

蘇子瞻叙南行集曰昔之爲文者非能爲之爲工乃不能不爲之爲工也古之人其胸中無所不有天地之高下古今之往來政治之汚隆道術之醇駁苞羅旁魄如數一二及其境會相感情僞相逼鬱陶駘蕩無意於文而文生焉此所謂不能不爲者也古之善爲詩者按奇抉怪刻腎擢腑鏗鏘足以發金石幽眇足以感鬼神嘗試誦讀而歌咏之平心而思其所懷來皆發攄

其中之所有而遘會其境之所不能無求其一字一句出於安排而成於補綴者無有也如其不然而以能爲之爲工則爲剽賊爲塗抹爲捃拾補綴譬諸窮子乞兒沾人之殘膏冷炙自以爲厭飫而終身不知大庖爲何味也可不悲哉

井研雷君雨津以進士起家司理鎭江江漢炳靈韡曄秀發殆不滅左思所云其所爲歌詩風骨峻拔氣韻清遠而五言古詩尤爲絕出觀其胸中苞羅旁薄殆無不有遇其情生境合亦所謂不能不爲之爲工者耶近代以詩鳴蜀者無如

楊用修用修之取材博矣用心苦矣然而傭耳剽目終身焉爲古人之隷人而不知也粉墨青朱錯互叢龎窮老盡氣迷其端原者其受病皆以能爲爲工者也豈用修獨耶余序君之詩而稱子瞻之序南行者以發其端居今之世能發子瞻之緒言而救用修之俗學者必雷君也豈徒以詩鳴蜀也哉

南游草敘

同年友淮南李公易直豈弟爲時長德其子藻先字黼臣掉鞅詞壇才情爛漫好爲歌詩又手

擊鉢往往傾倒坐客所著南游草其一班也自近世之言詩者以其幽耿峭獨之指文其單疎僻陋之學海內靡然從之胥天下變爲幽獨之清吟詰盤之斷句鬼趣勝人趣衰變聲數正聲微識者之所深憂也鼂臣之詩原本志意鋪張聲韻渡江南游境會訢合二十四橋之明月與三百六十之紅闌綠浪山川風月笙歌舡舫出沒吞吐於笑歌筆墨之閒琴書彝鼎資其古香時花美女發其佳麗此眞鼂臣之詩也矣豈肯寄令人籬落下效蠅聲蚓竅之音苟然相慕說

也哉鞴臣詒書山中以五言十六韻贈余且曰願有以益也夫麗社之明珠蔽虧日月楚州之神寶感動上帝其聲影符彩苞孕於有無光景之中故足寶也惟詩亦然富有日新擬議以成其變化豈復有聲韻可陳境會可擬乎枚叔稱廣陵之濤曰似神而非者三此可爲詩喻也鞴臣勉之更數年後吾知珠不在甓湖寶不在楚州而焰焰者在鞴臣之卷牘間也

林六長虞山詩序

山陰劉念臺先生却埽謝客游士不得欵其門

顧獨好閩人林六長詒書告余曰六長隹士不
媿公題目者也六長居虞山小蘭若臥病浹旬
編荆爲門支石爲榻丸燈敗幃風床雨席意蕭
然安之病少閒與一二老僧逸民探雪井歷石
城咏嘗建皎然破山之詩訪淳于斟慧平子之
遺跡策杖告別篋中惟道書詩卷及所藏鄒忠
介公奏議耳今年相過於南湖出所著虞山草
屬余敘之自余通籍以至於歸田海內之文人
墨卿高冠長劒連袂而游於虞山者指不可勝
屈也百年之前崑山周詩以言能詩精醫一長

須眉行李左貯古書醫方右貯茶竈食鼎焚香
埽地幽居服食死葬於孫氏之吾谷五十年以
前金華吳少君孺子自言不識字賦詩輒令人
起草採古籐凱清池嘗旬月不火食僑寓丹井
有俗子訾其詩持鐵杖擊之踰墻而免死葬錫
山之鄒氏吾所聞高人逸民此兩人者其庶幾
乎以言孺子之詩皆不甚傳於世使人想像其
流風於清泉茂林之閒後有知六長者游於虞
山問六長之僑寓而徵其詩附於以言孺子之
後斯亦虞山之美譚乎刻成以示念臺曰余之

所以題目六長者如此

戴初士文集序

蕭伯玉敘初士之詩以宣州諸葛筆自況謂二管之外別無嘗筆以應柳誠懸之別求不如初士之才隨地而出予取予求而無不有之也伯玉心折於初士而厚自矜重其作故其言如此吾以爲善言初士之詩文者宜莫如伯玉初士夙承家學掉鞅詞壇感槩立節千里頌聲世之予取予求不嘗如諸葛之筆而其望而走集者亦豈必皆右軍誠懸假令厚自矜重必待右軍

誠懸而後畀之以善筆譬之尋錦文帛非不美麗用以衣被天下其可得乎初士才氣横溢詞源倒流如噴泉之涌出如龍氣之騰上袖可以代筆髮可以搵墨三錢雞毛筆可以縱横揮灑葛洪有言廟堂之上高文典冊用相如軍書旁午羽檄交馳用枚皋伯玉之與初士相爲則兩傷偏至則雙美故曰善言初士者宜莫如伯玉也雖然伯玉亦聞誠懸之論筆乎毫管甚佳出鋒太短傷於勁硬所要優柔出鋒須長擇毫須細鋒長則洪潤自餘毛細則點畫無失此善喻

也孔子作春秋隱桓之際則章太史公亦曰藏之名山傳之其人蓋寬饒楊惲之徒以語言文字得禍者鋒鋩而毫勁之故也初士抱長沙忠州之志其言多指陳時政流涕太息其大指歸於明主德頌相業以忠君憂國爲能事定交而求易心而語殆有得於鋒長毛細之諭乎他日高門省戶出入諷議題薰風之詩而效正筆之諫置宣州二管於退冢曰毛錐子安足用也伯玉之所以相況者又將何如

秋懷倡和詩序

錢塘卓方水作秋懷詩十七首桐鄉孫子度從而和之二子者高才不偶坎壈失職皆秋士也讀其詩其襟期志氣如秋天之高月之明而水之清也其攄英散馥如白雲之在天而黃菊之始華也其寥戾奔放如朔鴈之叫遠空而沉吟凄斷則蟋蟀之警機杼也讀之再四徘徊吟咀悽然泣下信二子之深於秋也方水不鄙余摳衣而請益余告之曰子讀韓退之之秋懷乎歎秋夜之不晨悼蕭蘭之共悴此悲秋者之所同也清曉卷書坐南山見高稜歸愚識夷塗汲古

得修綆此四言者退之之為退之儼然在焉亦思所以求而得之乎夫悲憂窮蹇蛩吟而蟲弔者今人之秋懷也悠悠疊疊畏天而悲人者退之之秋懷也求秋懷於退之而退之之秋懷在焉求退之於秋懷而退之在焉則夫為二子者自此遠矣退之不云乎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夫志乎古者未有不遺乎今未有不遺乎今而能志乎古者也今之人秋懷今也二子之秋懷亦今也吾願二子之遺之也吾誠與二子樂而悲之且亟稱其人以勸焉

重刻東壁遺稿序

吳郡祝希哲序其表弟蔣秀才燾夢召記紫府瓊臺之事與玉溪生傳李長吉死時事合長吉死七百有餘年其歌詩盛傳於世而燾之所存者科舉論策之文而已微希哲世幾不知有燾於戲斯尤窮矣玉溪生之傳賀感歎於世之才而奇者帝獨重之而人反不重也則所謂天上差樂者信耶燾之所就遠不逮賀而亦以作記召帝之憐才也殆有甚於昔耶取士之法詩賦舉業代變帝之所箸好亦因時代殊耶陸魯望

言攻詩者抉擿刻削以暴天物故天致之罰以言手長吉諸人則可矣燾攻舉子業未嘗有抉擿刻削之能事而帝不予之年破胎殺卵是天自爲暴也誰罰之耶然燾不幸蚤死獲以其名配賀於七百餘年之後斯帝之所以私燾者耶帝不右燾而希哲能使其名立文人之筆能與帝爭耶於乎是皆不可得而知也燾之從孫鑽守公鳴重刻燾所著東壁遺稿而屬余序之曰以永燾也公鳴有逸才殆所謂奴僕命騷者它日爲楚騷序列長吉與燾之事呵問上帝流傳

人間則所以永壽者或不盡乎此

錢集之遺稿序

自唐玉溪生爲李長吉傳載緋衣人召記白玉樓之事後七百餘年而吳郡祝允明序其中表蔣壽秀才所謂召記紫府瓊臺者與長吉死時略相類余嘗敍壽遺稿以謂壽所業者皆科舉論策之文何足以侔於長吉而帝亦重之如是豈帝之嗜好亦與時下上耶不然則亦佛氏所謂宿習餘因固不可以一世論也今年丹徒錢密緯氏以其子集之之遺文屬余余論而悲之

集之之年不能逮長吉戛戛科舉之業以焚膏
繼晷之餘作爲辭賦故其所存者止於如此然
其於壽則不啻過之矣集之臨終正定泊然委
世無奇怪之跡可稱於世然人之精英秀特者
必不爲草卞木卒與凡物澌盡其爲帝之所才
在玉樓紫府之間宜無疑也密緯肆力於辭賦
潘江陸海沾丐一時集之羈貫軒翥海內豔稱
之以爲王叔師文考冉見於世叔師欲爲魯靈
光殿賦使文考就往圖之文考遂自爲賦以獻
叔師爲之輟翰使天假集之以年其與叔師父

子兹稱賦家又何難哉然余觀文考少得惡夢作賦以自厲其詞俶詭不合大道而集之證道幽覽之賦詠懷遊仙之作曠然有一死生齊得喪之思殆又非文考所可幾及也余所謂宿習餘因不可以一世論者其又可知已矣文考既歿叔師之注楚辭尤致意乎天問殆亦有感於浮湘之故乎窮緯之才不減叔師其爲天問若對之屬以悼集之後世必有述焉子其毋讓集之死後之一年籛後人謙益爲其序

鄭聖允詩集序

有明重熙累洽之朝有讀書修行之士上應皇極四星在　帝左右者司禮監秉筆太監任丘鄭君是也君名之惠字聖允少負淵敏與其友湯君盛劉君時敏鏃礪問學厭薄內府沿襲典籍以爲謏聞固陋有志於左氏太史公班固之書久之而其學大成肌劈理解浸漬演迤雖通人大儒未能或之先也朝夕禁近自公退食焚膏宿火被服寒素有古勞人良士之風今年余見之於請室方繙閱三國以後諸史朱黃儼然雠勘錯互纂言紀事州處部居蓋將脅撮其詔

令文章卓然有用於世者爲論思獻納之助而非徒以翰墨爲能事也君以其閒出其詩集盥

頮肅拜而請余爲叙君之詩篇什甚富所存者絶少而余所見者尤少崇禎元年奉使中州過

岳忠武湯陰故里感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之語流涕沾軾賦詩以申意已已虜薄城下憂

時愛國賦今體詩八首余讀君集于是數章者回環吟咀三致意焉嗟夫小雅巷伯之詩其卒

章曰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夫子存而不削以是爲可以懲也春秋列國卿大夫書名獨齊高傒

魯季友書之曰子傳以爲賢而子之也然則小雅之存孟子亦子之也夫子固不以其寺人而不子之也以詩與春秋之法取之則漢之呂彊後唐之張承業本朝之懷恩覃吉其爲夫子之所子可知已矣余序君之詩大書於首簡曰寺人鄭子作爲此詩以附於小雅春秋之義後之君子誦其詩而論其世其必慨然於余言也矣

丁丑九日序

士女黃皆令集序

今天下詩文衰熸奎壁間光氣黯然草衣道人

與吾家河東君清文麗句秀出西泠六橋之間
馬塍之西鴛湖之畔舒月波而繪煙雨則有黃
媛介皆令呂和叔有言不服丈夫勝婦人豈其
然哉皆令本儒家女從其兄象三受書歸於楊
郎世功歌詩畫扇流傳人間晨夕稍給則相與
簾閣梯几拈又韻徵僻事用相娛樂而已有集
若干卷姚叟叔祥敘而傳之皆令又屬楊郎過
虞山傳內言以請序於余余嘗與河東評近日
閨秀之詩余曰草衣之詩近於俠河東曰皆令
之詩近於僧夫俠與僧非女子之本色也此兩

言者世所未喻也皆今之詩曰或時賣歌詩或時賣山水猶自高其風如昔鬻草履又曰燈明惟我影林寒鳥稀鳴窻中人息機風雪初有聲再三諷詠凄然詘然如霜林之落葉如午夜之清梵豈非白蓮南嶽之遺響乎河東之言僧者信矣繇是而觀草衣之詩可知已矣叔祥之序薈稡古今淑媛以媲皆今累累數千言譬之貌美人者不論其神情風氣而必曰如王嬙如西施如飛燕合德此以修美人之圖譜則可矣欲以傳神寫炤能無見笑於周昉乎癸未九月虞

山牧齋老人為其序

牧齋初學集卷第三十三

序七

兵使慈溪馮公進秩督學福建敘

崇禎丙子秋虜陷昌平躪畿南　詔徵天下兵入衛於是蘇松兵使馮公督其兵以行抵濟寧虜退解嚴有　詔班師而公旋奉新命晉秩往督八閩學政兩臺使者謂吳中不可一日去公交章請留而公以王言不宿於家旦夕治裝行矣吳淞副總戎許君念公共事之雅乞余文以爲賀余於公之遷而竊有歎於主爵者重閩而

輕吳名爲知公而實未知所以用公也夫主爵者之用人也猶奕者之下子也必審其局面猶醫者之用藥也必察其病症不審局而下子不察症而用藥此敗亡之道也今天下北患插東患奴中原患寇獨東南無恙而蘇松以區區二郡當天下財賦之半京邊皆仰給焉蘇松之肥瘠安危天下之肥瘠安危也比之於棋局此當爲何地東南財力盡矣吏治剥敝民生蹙急閭閻之下草澤之間奕奕然有朝不及夕之憂而橫征重賦折筋絕骨之求未有艾也譬之於病

勢此又當爲何症自公之蒞吾吳也以文武兼資之器遇緩急多故之日上下説服士民豫附公之於吳以當局則國手也以療病則上藥也一旦奪之以予閫者何也閫之在海内以局勢論之當爲邊角不當爲腹腴閫之學政或有弗理也此一肢一節之病非腹心之憂也有奕於此戀邊角而棄腹腴則奕必敗有醫於此治肢節而舍腹心則病必亡主爵者重閫而輕吳何以異此且令之遷公者以隨牒平進待公者也非知公而善用之也巴巴之役勤王之兵悲惄

就道幾如唐天寶中分道捕人故事頃者邸報阻絶謠言弘多吳中一旅之師從公於邁莫不皆骨騰肉飛髮植如竿欣欣焉有吞胡滅虜之氣非公何以得此於行閒哉師之出也懸先大夫之像於堂皇戎服拜辭誓以此身殉國禡旗誓師與將士歃血酹酒情詞奮厲聲淚迸咽余爲之泣下霑襟語觀者曰馮公此行必能辦賊吾屬可安枕矣向令留公於吳當東南半壁之寄治餘皇習水戰淬水犀之甲募截禽之士北禦捍東勦奴中盪寇三四年閒必能爲國家當

一面一旦有事呼吸應變與蕲王之舟師復淮安之海運以瀕海一隅之地制海內之重輕非公誰與辨此哉唐之末也置鄭絪於鳳翔而唐幾再振宋之南也置宗澤於磁相而宋乃復立本朝宸濠之變王恭襄用王文成於上流濠一發而就擒今者奪公以予閩閑指麾訓練之能而理朱黃鉛槧之業則豈如用公者哉今天下之大勢亦岌岌矣民窮財盡虜寇交訌其在奕勢不可不謂之殘局其在病症亦不可遂謂之康强勿藥也而用人者之忽易如此以失著救

將敗之棋以繆方診危殆之病天下之事其亦可爲寒心已矣余於公之遷不敢以爲喜而爲之俯仰歎息者此也夫吳之士民不可一日去公扶老攜幼驚惋相告遮道而號哭者其詞未可更僕悉數余則以爲公之此行有關於用人之大政而吳人愛慕之私爲不足道也故因許君之請而敘之如此

大司馬吉安茂明李公叅贊留務序

崇禎十二年南京兵部尚書員缺　天子命卽家起故戎政尚書吉水李公叅贊機務命下之

日海內士大夫拊手相賀衿紳之士韎韋跗注
之徒下及兒童走卒靡不欣欣有喜色而相告
也客有諗余者曰李公之品地在玉鉉大斗之
間　當宁深知之固將叅預密勿在　帝左右
留務之簡特以爲傳遽云耳何賀者之相蒙也
余曰是則然矣然未知　天子任公之重與其
所以重公者也南都根本之地先朝以儲宮監
國繼以勳臣守備自黃忠宣以耆碩鎮陪京始
有叅贊機務之命委任之隆兩都文臣所獨也
當　武宗南巡之日翠華野宿虎旅夜驚喬莊

簡任南樂贊張皇六師嚴更巡儌逆彬輩慴伏不敢動宗社有泰山之安其功不在王文成下也今海内多事王師在野憑城伏莽實煩有徒
天子念根本重地以機務委公公之任豈後忠宣莊簡哉日者寇逼浦口烽火達於白門蓋岌岌矣轂城之賊飽而颺去雖蔓延唐鄧聞未嘗頃刻忘荊襄也孫吳有國時合暮西陵舉烽火三鼓未竟達吳郡之南沙晉明帝患王敦之逼也改授荊襄四州以分上流之勢參觀於今江關浦口留都之門戶也置戍設守無可疑者

西陵烽火之虞荆襄上流之勢形勢未改要害如故此不可不深思早計也荆襄一路我既與賊共之賊瞰我則高屋之建瓴也我肆賊則鞭長之不及馬腹也詩不云乎徹彼桑土綢繆牖户今之金陵以荆襄爲牖户江關浦口堂奧之間耳留務之命　天子實以桑土寄公譬之奕棋局在腹則急腹局在邊則急邊天下根本在南故以留務委公是亦善奕者之置子也公往理戎政汰老弱清冒濫中官之廝養侯家之騎從依草附木者一切釐革中外匈匈蜚語流聞

上心知其公忠曲意保全歸田十餘年而有
今命　天子之知公深矣置公於南以南重公
亦以公重南也　主上神聖度越三五用舍操
縱疑於鬼神其所以任公之重與所以重公者
豈庸臣小知所能窺測其一二哉自叅贊設官
以來以道德勳名著聞者多矣而端毅文成兩
王公爲最公謝政家居闢依仁書院與鄉之
士友講明文成之學布衣蔬食一飯不忘君國
士大夫之望公者猶端毅之在三原也今居此
官與兩王公百年接踵豈偶然哉端毅在留都

飛章抗疏郵傳錯互時人為語曰兩京十二部
獨有一王恕而文成當　世廟初言者謂宜登
庸揆席居論道經邦之地其言果行則嘉靖之
治當比隆於成周矣公旣膺特簡當以端毅之
事　憲廟者事　今上　天子闢門求賢內外
兹用文成所不能得之於　世廟者公其將得
之於　今上乎　天子任公之重與所以重公
者自今日始固將不一書而足也羣賢之宦於
吉者若吉水令陸君某廬陵令劉君某近公之
居沐浴其德教而喜公之有新命也以謙益于

公有道義之好屬爲文以賀而余爲序之如此

奉賀宮傅晉江黃公奉　詔存問序

太子太傅晉江黃公以大宗伯謝政家居年踰八十　天子眷念舊德特遣行人　賜手勑存問授几乞言中外縉紳讙呼相慶以謂　天子當如元祐之待文潞公起之既老九十造朝不獨以上尊文綺修優老之故事也謙益詞垣後進遡諸師門實爲公門下士其敢無一言以賀蓋嘗尚論公之生平而夷考其出處公之修身厲行表著於先朝者猶易而其孤行獨立保持

於今日者最難何也當　神宗之世久道化成
朝著肅穆公以翰苑詞臣不絿不競靖獻於蓬
山鶴禁之閒此恭人碩儒之所有事也當　熹
宗之世明夷初旦海宇霧雺公以館閣儒臣不
戁不竦潔身於宮鄰金虎之際此端人長德之
所有事也故曰易也迨　今上御極以英明不
世出之主負綜覈大有爲之志小人秉權藉勢
以操切竊國枋以懻忮箝國論以深機快恩怨
以積威罔利權撈籠布置別成一陰慘詭隨之
世界而公以老成宿素出掌邦禮遇大禮大兵

大譴援典制引分義據經廷諍不少回互譬之
五行之宿芒寒色正側出於陰雲翳駮之中其
不爲之目奪而神聳者亦鮮矣人知公之奏對
持國體養士氣補偏救弊明與執政相枝柱而
不知其方嚴魁壘引繩切墨所以默析其機牙
而潛杜其窾穴者尤多也往傳文毅在部無事
不爭其章奏特煩於五曹卒以忤權罷去以王
文忠之宿望遭逢盛際亦不能不齟齬於廬陵
而况於公乎公既去而奸佞接跡菑害頻仍
天子喟然側席思公之公忠而喜其難老於是

有存問之舉大臣去而使人主思之難矣去而使英主思之抑又難矣公何以得此於　天子哉昔者秦穆公喪師於崤歸而作誓夫子錄之以繼訓誥之後而秦誓之所思者詢茲黃髮也一介斷斷也其所戒者截截善諞言也冒疾技聖也自古奸邪小人禍人國家者始必以諞言爲鈎餌熒惑主心後必以冒疾爲羅網壅塞賢路而國家之所以榮懷杌隉安危而治亂者在人主之能悔與不能而已穆公之誓曰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思者悔之幾也易曰不遠復

無祇悔元吉幾乎微乎敗而思思而悔陰陽回薄精祲摩盪天地將應之而況於人乎　天子之思公也所謂幾也吉之先見者也思黃髮戒諞言庸技聖而昇冒疾於以上答譴告下淨氛祲舉而措之在手取携之閒而已矣頃者狡奴入犯羽書旁午　天子赫然震怒下哀痛之詔視秦穆之素服哭師不啻過之而公將以師臣造朝贊采薇天保之盛治於秦之黃髮何有謙益雖屛廢舊承乏太史之後竊取夫子删詩之義欲舉秦誓以獻於吾君而又念其反覆陳戒

歎息於古今之謀人者推而明之可以爲用人論相之炯鑑是舉也有關於天下國家之大故是用謹而書之非徒以爲公賀而已也崇禎十六年正月吉日

贈錦衣吳公進秩一品序

崇禎十年錦衣山陰吳公荷　上特簡以都指揮使掌衛事受事未半載以公廉勤慎深當上心進秩一品　上慎惜名器獨於公則朝上而夕報可誠重之也天啓中逆奄用事用其私人許顯純掌詔獄而公適爲之副羣小搆大獄

以一網盡海內正人君子嗾奄授意而顯純操刀焉每出片紙所署名姓累累如保牒公從容語顯純無多所連染連染太多於鉤黨者則快矣盡亦自爲他日地乎顯純雖檮杌亦爲聳動後先縱舍幾四十人其免而復逮者高忠憲輩是也其終得免者如余是也公又佐顯純定爰書坐贓皆無左證預爲昭雪地羣小詗知之嗾奄逐公幾陷不測公去而大獄始成楊左輩皆考死海內洶洶幾至移國蓋公之進退其關係國事如此不獨爲詔獄重輕也　今上龍飛公首

先召用時相用枚卜逐余公不肯屈節附麗時
時訟言爲余不平時相心啣之屢推掌衛事皆
不報久之相焰益張用其私人掌衛事屬鍛鍊
起大獄約略如逆奄用顯純故事及時相罷免
私人以他事得罪而　上始簡用及公公感激
知遇誓以身報每剌舉一事平反一獄必齋沐
焚香昭告於神明而後行事以羔羊素絲之節
風勵家庭其諸子皆闔門洗手奉公歛誠公之
誠心質行砥節首公孚契於士大夫而昭格於
人主不終歲而受三錫之命宜也先是言者

謂環衛詔獄宜參用儒者不當專任雜流因仍先朝弊習公故偉望碩儒所條奏咸引經術傳古誼史策書之謂國家用儒者領環衛自今上始此本朝之盛事不獨爲公賀而已也蓋嘗循本而論之衛與廠之設皆起永樂中當是時國家紀綱法度盡在閣部而閣有所監督收考則付之廠衛閣部股肱心膂也廠衛則四目四聰之一也二百年來閣與廠衛之勢嘗分其權相爲峙而不相爲借是故以萬眉山之𮫾糾汪直華西廠侃然與商文毅比肩並事一無所𩐈

避何也人主之體尊閣部附之以爲尊而國家之權重廠衛不能藉之以爲重所謂相爲峙而不相爲借者也嘉靖萬曆之交國體稍變閣不能不倚於廠衛而廠衛亦不能有加於閣其相爲峙者猶故也至天啓而大變閣與衛皆廠之私人衛附廠以尊而閣反附衛以重相借相合而閣之體獨輕　今上神明獨斷廠衛與閣皆奉職不暇不敢有所假借乆之而閣始睥睨其閒司閒抵隙而陰收衛以爲用外托刺舉之名內行鉗綱之計下有所毛舉則其端不出於外

廷上有所擊斷則其怨全歸於　人主其假靈則神叢也其積威則鹿馬也閹與衛合浸淫移奪而舉朝不知幸　神聖之主蚤見而逆銷之然後閹與廠衛之勢仍分而其權仍不相借魁柄在手宮府一體漸復祖宗之舊實自　上之用公始此其關國故豈淺鮮哉　孝宗皇帝不云乎與我共天下者三公九卿也是時刑獄委任三法司緹綺帥傾徼循而已牟斌掌詔獄正色直詞枝柱戚畹如斌者君子以為真弘治中人物也　天子聰明仁厚同符　孝宗方富於春

秋勵精圖治公且竭股肱之力佐吾君恤國體
養元氣復見弘治之盛又豈斌所可望其萬一
也哉余於公之嚮用喜國家之有人而又深窺
聖天子執持紀綱之微意故颺言之如此余
再陷網羅賴　天子深恩得保首領而公不畏
權倖持三尺法以感悟　明主其事當具載國
史此則天下之士大夫皆能言之而余固不敢
以贅及也

贈蓬萊令左君櫂西臺序

崇禎十一年五月海內郡國吏以尤異徵者久

次
闕下　天子悉召見左順門親問其治狀
命尚方給筆札條奏兵食大計擇其尤者若干
人充翰林科道之選而蓬萊令擢州左君擢山
東道監察御史先是孔有德據登城以叛君單
車之任受事於密水山間兵馬𠃵𠍗矦先後數
十戰身冒矢石八月而城復當是時殘血膏𣞀
櫓遺骸撐閭巷撫恤瘡痍扶養孤寡奪赤子於
强兵悍監之口襁褓而衽席之君雖一邑令中
朝士大夫所推舉文武具備身兼數器者必君
也今一旦簪筆荷橐爲　天子之言官　天子

不爲不知君矣君何以自效哉國家之大患東患奴中原患寇　天子旰食有年矣奴數萬壓竟邊吏傳遽相告舉朝震驚奄忽宵遁驟如風雨來不知所向去不知所之此何說也大入則躪畿輔小入則掠城堡虜婦女刼財帛捆載而去虜之嘗也城有所不屑攻野有所不屑掠忽然而來飃然而去此非虜之嘗也或曰奚揷子歸巢也非肄我也揷子既已歸奴且子壻畜之矣揷之巢即奴之巢也揷有巢而奴共之我可以安枕乎或曰爲揷部求賞也我之欵揷者以

紲奴也我畏奴急奴而陰借挿以媚奴挿則畏奴德奴而陽挾奴以閙我奴不肯居賞之名而我則坐輸款之實我何能紲奴反爲奴紲耳貢市之事以隆萬全盛之時新鄭江陵明察之相竭中國之物力以奉虜苟安數十年比其末也不能得其一部落一閙諜之用而況於今日乎流寇蔓延半天下一旦俛首就撫此豈有雄尚覩撫三明之將追鋒東爲窮追極討波駭鳥竄窮困而乞降乎襄漢之閒連城而居列柵而守者其終能弭首帖耳就我之條縱乎以李察罕

之雄奮臂討賊百戰百勝海內震慴田豐王士誠窮蹙乞降之殘寇也卒殲於其手今之將帥何如察罕今之降寇何如豐士誠晏然建旂鼓騰露布以受降撫叛爲能事吾不知其所終也此二者國家之大事也君何以策之　天子焦勞求治愈求而愈無當亦嘗號咷索人矣屢索而屢不獲其所以然者何也譬之病者促數攻治藥不效則咎醫醫不效則又咎藥藥與醫促數更易而病未良已也兵與食藥也料兵料食者醫也知其病之所在診視而療治者治病之

方也今不思治病之方而汲汲於求醫量藥是以攻治急而病滋劇也傳曰上醫醫國其次疾人君等皆醫國者也　天子旣以俞扁命我何不寫形察脉論得病之所在焉　天子精言之此其說在醫緩扁鵲之告晉平齊桓也奴寇之事此所謂疥癬末疾何足煩湯熨哉萊州之役君身在行間譬之良醫會挾禁方治危疾則主人必傾心而聽之矣君以已效之醫挾經驗之方以進於　人主　天子將以醫國之事累君在君茂勉之而已矣君之邑子楊生龍徵以余

之知君也乞余言以爲賀君固不以得御史爲光寵而余亦不以一御史爲君賀也輒舉　天子之所以知君與君之所以自效者以正告之雖然亦不獨爲君告而已也

贈涇陽張儀昭序

崇禎丁丑余被徵下吏四方孝秀在闕下者多傻行相問訊顧闕木索秉鈇鑕以相從於圜扉其在闕中則華州郭宗昌胤伯王承祚元昌涇陽張炳璿儀昭耀州辛綿宗茂聞以辟召至耀州左佩弦　漢中王彥芳獻臣以謁選至耀

州楊龍徵伯龍以游學至諸子者皆金聲玉色質有其文之君子也諸子之知余也本諸其鄉之先正若故宗伯王文肅公司空馮恭定公及宗伯盛公而儀昭之舉主爲侍御曲周路公路公令涇陽待儀昭以賓師之間出按吾鄉抗疏爲余申雪大忤權倖儀昭以路公知余而余亦以路公知儀昭文必有道豈不信哉儀昭將行引古人贈處之義拜而乞言余惟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如是而已然而有難焉有易焉有重焉有輕焉不可以不之審也方余之壯

也策足清華馳騁皇路余之身非一人之身而天下之身也天下之望余者重而余之自處則甚難今老而退廢又得罪以在此余之身非天下之身而一人之身也天下之責余者輕而余之自處亦甚易若儀昭者儼然應　天子之明詔郡國勸駕以來殆將重余之所輕而難余之所易其何以自處哉且　天子既闢門開窻號眺慱求倣古之玄纁備禮斯已重矣及其至也不策之於廷不命之於朝姑以付之所司有司者不深維　人主重士之初意而揣其示之以

輕亦聊以舉行故事稱塞詔條而已士將從人主之所重乎亦姑從其所輕乎抑亦狥 人主與有司之所輕而不自有其重乎則士之自處良亦難矣徵聘之舉莫盛於兩漢之季鮑宣爲諫大夫言高門去省戶數十步求見出入二年不省願賜數刻之間竭毣毣之思若此則士欲副 人主之重其道何繇永和中用李固言徵用江夏黃瓊等而固之遺瓊書以謂觀聽望深聲名太盛毁謗布流應時折減繇此言之士之欲自有其重亦甚不易也 今天子用辟召

之意而小變其法使之自試州郡隨牒乎進譬之放騏驥於修途而不急其銜策則其不千里者亦鮮矣兩漢之重徵聘也未必非所以輕而今日之輕也未必非所以重此　聖天子馭吏之法亦養士之仁也詩不云乎凡百君子各敬爾身儀服其敬之哉使後世謂本朝之徵聘賢於兩漢遠甚不負　人主所以重士之初意而已矣若自處之難易則又何計焉儀服其以吾言徧告諸子并以復於路公余他日雖老耄猶及見諸子之有成尚能執簡以記之

送段含素應辟召還商城序

崇禎十一年海內賢良文學應辟召者雲集京師商城段子含素試於吏部當得令大邑需次還里段子若有不釋然者告其友高子平仲曰余將隱矣高子以問錢子錢子曰段子之不釋然者有故非爲其身也　天子慨然念吏治刓弊資格委頓開辟召之科重郡國守令之選甚盛舉也　天子所重有司故輕之其所急則故緩之吏持詔書到門促迫上道貧者賣田以供車馬不獲如徵醫巫者猶爲駕也及其來也以

一切之法待之以舉主爲殿最以竿牘爲下上以賕賂爲劇易使　天子號眺博求玄纁備禮之至意不復曉然於天下天下之士有次且稱病不至者亦有悔本不欲來如王式者此有司之過也蘇此言之段子雖欲釋然其可得哉漢元始中徵文學賢良問以治亂英俊並進咸聚闕庭而九江祝生奮史魚之節發憤懣譏公卿汝南桓寬亟稱之如段子輩流蓋亦有其人矣　天子方宵旰求治何不延見便殿問以治亂如元始故事使之舒六藝之風陳治平之原而

徒以州郡之職驅使天下豪俊何相天下士之薄也當今俊乂盈廷朝無倖位三事大夫度無有當軸括囊如車丞相者亦無有上權莞之利不師古始如桑大夫者即有如九江祝生奮史魚之節我知其逡巡踧踖舌橋而不能下何嫌何諱而不以此時開陳治亂廣論議之路收徵召之益吾以爲此非　人主之意殆公卿大夫爲國計者有未盡也段子之行不訟言其故而以將隱爲辭吾以知段子之所存遠矣段子師事吾友高忠憲公忠憲以任道許之今年謁余

於請室以事忠憲之禮事余曰先師之緒言也余知段子之志意不汲汲於一官者也故舉其所不釋然者以告之高子今擢西臺爲言官爲天子開陳治亂矯當世之失猶望高子矣余之告段子者亦并以爲高子告也

贈蘇松兵使高君加銜留任序

東海孩之高君以左叅議備兵蘇松甫三載而有陜西之擢撫臣上言蘇松國家重地江海鉅防請加憲使職銜治兵備事如故奏上不旬日而璽書下東南士民莫不交口讙呼聖天子

慎惜名器中外啓事多侵閣不下而獨亟俞君
加銜之議誠重之也謙益請得而推言之日者
星紀之次時以氛祲告而今年歲星在虛危虛
危齊地之分埜也吳分與虛危接比如鄰壤而
天官家言齊分有賢臣輔世夫齊方得歲而君
自齊以臨吳中吳之得君也時謂得天矣君所
建分司地曰太倉太倉與遼海相望椰帆鐵艦
衝風而蹙波者與我共之而淮安王建海運汎
海之役自太倉以達遼餘皇如織君家膠萊之
閒去遼海不宿舂今居太倉以籌海事稽天巨

淺如在盤盂杯勺間無事則掛扶桑之弓有警則尋舳艫之蹟居東南半壁而隱然制國家之重非君其誰也自徑竇多而東修自好之吏不得與賕吏競進自請託行而敢力死戰植髮如竿之士不得與游并比肩自豪傑之弁兼與奸人之抵讕爲虎爲鼠首尾一身而小民不得以安旦夕之命君建節以來廉吏發舒武夫競勸而閭左晏然有仰父俯子之樂蘇松天下之根本也　天子之所以畀君者豈其微哉雖然謙益嘗讀杜氏詩其稱許高蜀州適者不一而足

至有汲黯廉頗之目而唐史之傳適以謂適尚
節義談王伯以功名自許而卒以言浮其術為
譏未嘗不反復三歎也君與適同姓以詩篇崛
起一代所謂方駕曹劉者殆無愧焉而 天子
以重地畀君行且有總戎開府之寄遭時遇主
於蜀州乎何有君合弘貞亮議論鑿鑿副名實
非適輩流所儗議自今以往君功名日章責望
亦日益重願君益懋勉之無忘其所以為汲黯
廉頗者謙益不能為杜氏之詩歎美君之盛德
大業而於文稍知史法不敢以頌竊比於古人

贈言之義不任其覼縷云爾

嘗州何司理考績序

郢中貝芙何侯起家進士司理嘗州三年而政成上其績於宰士應上上考繆太史當時侯之同年友也詒書諗余子其敘矣國家郡置司理諄以明刑爲職而司理吾四郡者所讞刑獄與巡方之使輶軒相並是故何侯理嘗州一郡而四郡之人皆交口稱何侯以謂公廉仁恕無寄請無留獄閭遺請寄不行古臯陶蘇公其人也余既耳何侯賢時時從人訊侯則又謂侯雍容

詳雅和外而惠中譬之天球篚篚望而知爲宗廟之器非鈆刀之效於一割者也質之當時以其言爲信嗟乎司理古刑官也國家以是爲官也朝於御史而夕於監司用以亭疑獄重民命如農之無越畔焉而今之官是者曰姑舍是仕宦取超等踰匠安用司空城旦書于彼將曰我今日一御史也則易置御史而爲我則又曰我它日給舍御史也則舍置我而爲給舍御史司理一人之身一御史爲之叢數給舍御史爲之寄而其爲司理者其與幾何矣觀政於亭傳取

捷於徑路游聲揚光拜除如流而奉法循理者
益寡矣何侯之為理如是是其古之作士者與
是所以為宗廟之器而非效用於一割者歟伏
生書云欽哉欽哉惟刑之謐哉而太史公以謐
為靜惟謐與靜先儒以為論刑之要而余以為
非獨論刑亦所以論士也持此以論何侯抑亦
有徵於庶獄庶慎之外者歟惟何之先有廷尉
少卿者學尚書於鼂錯又與張湯同時而獨以
務仁恕無寃囚稱考之家傳有老嫗賜策之異
史家至今傳道之今何侯為刑官理平在職掌

隤阤刑辟不中之時亦令之何公也余論次何侯事以少卿爲徵它日者著於家傳比於老嫗之簡策則庶乎其可矣

靖江令趙侯考績序

靖江故江陰馬䭾沙地僞吳將屯兵戍守屹然重鎭國初凡三遣重兵以戰船布鳥翼陳橫江而克之靖江之爲江防要害固已久矣今三吳鉅防無甚江海靖江雖小縣實大江門戶其關於東南最重顧自設縣以來官茲地者輒以乙科選擇又往往多左遷去重於置縣而輕於置

令則亦官人者之過也雖然官兹地者亦有鄭焉其一人曰我雖令不得比他壯縣驚濤颶風飛溢震撼則我先爲壑江洋之盜車舟檣馬出沒無時則我先頓刃建牙持斧之使操白簡而取盈則我先挂籍獨薦刻則我後耳我安得獨賢其一人曰我雖令孤懸大江中黿鼉魚鼈之與處而鼃黽之與同夜郎王謂漢孰與我大也其誰能難我夫官人者既輕兹地而官兹地者舉若此兩人又操左券而取輕何置令之爲也南昌趙侯亦以乙科來顧能以兹邑重以三年

奏最上於天官邑人臚侯治狀余覆而徵之寀
無冤獄獄無逋囚禮士息民以爬以休桑田每
每陸接維揚挪帆處波飛鳥食蝗夫是以民歌
優饒地頌侵沃薦章交騰而前修莫若也賢哉
趙侯不以邑小自薄不以壤僻自尊與余向所
云云何霄壤耶天下承平日久長江安流如一
衣帶靖江之在江濵如芝蘆中聚沙耳一旦有
事餘皇交呼鐵鎖橫絶然後思國家所以屯兵
扼險之意而悔夫置令之輕也豈有及哉因趙
侯以重茲地因茲地以重江海之防擇吏安民

爲東南根本之慮將自趙侯始吾故書之於册以爲趙侯賀且以有望焉

送楊縣丞歸雲南序

韓退之言諺數慢必曰丞至以相訾謷今也不然自丞以上日訾謷不暇丞秩卑無譏焉然求免於慢者則鮮雲南楊侯以貢士來爲縣丞三年母喪歸邦之大夫士酹酒出祖史官錢某執觴言曰楊少尹令丞尉適百里供張甚設道路聚觀令子奔喪萬里外見星而行襆被舂糧閔閔可憐人將以子相訾謷慢豈可得哉子讀書

纘言俛首一官疆直慎法不以數慢爲解子之得訾謷於人也賢於讚頌遠矣自丞以上其得訾謷於人也胥若子訾謷何病焉子歸朝夕啜爾菽飯爾蔬比及三年襆被舂糧起家加大邑其得訾謷也滋甚余乃不敢復慢子矣丞起拜而稽顙垂涕洟而别

牧齋初學集卷第三十四